



余忠宣集卷三

記

含章亭記

坤者天下之至文而世謂坤為含章者美而含之六三之
 事非畫坤之道也嘗觀於地山川之流峙至文也風霆之
 流形至文也鳥獸草木之彙生至文也故夫子贊之以為
 光大又以為化光又以為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天下之文
 孰加焉而三獨含章何謂也夫乾尊道也坤卑道也故乾
 主於五而坤主於二若三四者爻之無位者也乾之四近
 於尊故曰或躍或可以進也坤之三近乎卑故曰含章可



貞可晦而可用也夫子釋含章可貞以為以時發者相時而動之意故曰可者僅詞也若四近於尊而括囊矣止僣於尊則龍戰矣是故龍君象也若六五者可謂至尊而非據矣自非中德何以能吉故曰黃裳黃中之色裳下之服夫惟有是中德故不失其體也無棟徐君子謙傳古而通今自監察御史郎官署為諸道肅政廉訪使者政理蔚然俱可謂之文矣惟坤之六二可以當之非六三之事而其名亭謂之含章者人不知其所云也余與君處江夏凡期年知君之為人冲然賢者也曾子稱顏子以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君嘗慕而師之羣居相

與不言不知其有緼也然則君所謂含章者其必以此豈世所謂斷章取義者歟君曰予之言然雖然子論含章先儒所云請求諸通經者而質之

穰縣學記

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性者也夫人之性天命也天命者諸生偏于者也其理仁義禮智其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昏喪冠祭朝覲會同射飲軍蒐此性之體然也若夫忠信也而流為殘賊禮讓也而流為爭奪文理也而流為淫慝此性之失而非其本然者也聖人人之隆基也是故為之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所以正人性

而定天命也而世儒之言有曰殘賊爭奪淫慝者性也必
賴聖人為之教然後忠信禮讓文理興而生人之道立是
不知性者之言也今夫鳥之鸞也飛而逐其雌獸之生也
走而軼其羣然止於飛走而已也惟人之性具天命者也
是故克其知可以通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推其才可
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何也所性而有故也今曰性無善也
必聖人為之教而後善則歐鳥獸以由于學校之教師法
之化禮義之道亦可以為忠信禮讓之理也其可乎是故
栢棧棟宇聖人所以盡木之性也引重致遠聖人所以盡
馬牛之性也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聖人所以盡

人之性也其教已立其化以行其道以成之後於是忠信
立而殘賊息禮讓著而爭奪寡文理明而淫慝平其動之
也神其漸之也深則夫民之心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可與
為治可與為亂夫豈奪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以亂而
誘之以治使其民至於如是哉亦盡其性而已矣有弗若
於吾化弗迪於吾道者然後為之刑政以齊之則刑政者
先王所以輔治而未嘗以為先也是故教成而王政成而
霸威無焉而亡其道有大小而其教有淺深如此自先王
之造息而天下之治皆苟且由其知治而不知教而其善
者遂至亂亡相尋終莫能勝民之勞勞者皆不考乎此大

元之興百有餘年列聖丕承日務興學以為教黨庠塾序
編於中國雖成周之盛將不是過夫穰大縣也自入職方
以距于今吏猶未能為民立學蒙古月魯不花君來監縣
乃曰學校之教先王為治本也遂出其田祿以為民倡民
歡樂之乃買地於州治之西攻其正位肖孔子及顏子以
下十四人之像於殿餘七十二子以及諸儒之從祀者悉
繪之於兩序後為學舍廩庠以安居其師弟子前闢門道
屬於大衢立表而題其上曰穰縣之學學甫成會天子以
學校考吏課君方樂有學校教民也而乃以憂去其同年
友成君遵寔家於穰入朝為禮部郎中言君所以待穰之

民甚厚而篤於教恩如此故既去而民至今思之而恐後
之未知所以教而民未之所以學也為予誦其所聞以告
之君操行廉白為政以愛民為本日常惻惻然若已傷之
是可謂良有司也况予於君亦同年也故為記之

湘陰州鎮湘橋記

湘水出零陵北至湘陰入洞庭而湘陰諸山谷之水則會
於城南為東湖以入湘方春夏時水潦降而洞庭漲則湘
水不能入湖因以漫漫為大浸州為湖南北孔道凡行者
之陸出與夫鄉民之有事於州者每涉湖則有風濤之虞
否則又為舟人還阻之患宋之時州有鄧氏媪率其田人

作大堤絕湖以屬之州為二木橋以醜湖水行者德之謂
之鄧婆橋當德祐末橋毀官為復之至大德中旋敝州人
黃仲規乃以私財命其子惟敬率眾為石橋南北捷石為
崖中累石為高柱布木面石其上為屋九楹覆之以與民
為廬易其名曰鎮湘橋歷四十餘年至元初覆木又敝屋
且壞惟敬之弟惟賢惟德德發其帑得錢萬貫以告州人
將卒其先之功州人樂為相之又得錢二萬五千貫乃撤
覆木施石梁更作大屋中為道左右為市肆橋廣若干尺
袤若干尺上可以任大車下可以通千斛舟飾以綵繪遠
而望之爛若陰虹之飲湖中行者之往來與州人之市於

此者若由康莊而履堂粵不知其有湖之阻也夫水天下
之至險聖人為之舟楫以濟民而舟楫需人之力人之力
有限而涉者之無窮也不須人而能濟有無窮之利者惟
橋為然夫橋之利大故其費亦大非若一舟楫之可易具
非有司與大家之力所不能為黃氏非有大作業大廩藏
而為有司大家之事力有不足至父子相承乃克成此夫
亦難能也惟德之子天禧有才藻通經術屢領鄉薦余校
藝鄂渚時得其文以置前列其擢第也將亦易然黃氏有
子如此必多益於人如是橋類也故為記之

禮樂出於天而備於人卑高以陳者禮也網緼而化者樂也故禮者天地之大節樂者天地之大和其體極乎天錯乎地其用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夫人者天地陰陽鬼神之會而禮樂者觀會通以行其道也其君臣上下賓主之有其文升降揖讓綴珎清濁之有其度禮以著節樂以爲和節以別同和以含異是皆天之所畀而非人之所爲也然心天命也欲心生也欲熾而無以治之則心枯亡矣禮樂者先王用之以迪民心而定天命者也是故朝覲會同禮樂以接郊社廟享禮樂以成軍旅賓客禮樂以治用之於天神格用之於人鬼享用之於民而民事治故習俗美

而侵侮蕩滯之心無自而生天下之大政豈有出於此者哉洪荒之道邈矣堯舜以還歷夏商周禮樂始備而天下稱爲極治成康之後浸以就弛至春秋而壞爛極矣漢之時禮雖粗具於經而亡散者亦已甚樂之道蕩然雅頌所存特其文而已耳是故其禮失者其俗汙其樂濫者其教衰天下之至所以不及於三代者禮樂不足之故也皇元之興諸事未遑即定著孔子廟祀之禮既又令天下廟祀用大成樂令雖具而吏亦鮮能應詔制春秋貢薦類以鼓吹行事夫禮樂者以之習民使之飽聞而飫見之然後入人深而成功大孔子廟者鄉大夫屬民敷教之地而民幸

有禮可以略見先王之道而樂又不備由吏之為政不知
本末與所先後也如此漢陽府孔子廟祀舊亦循用俗樂
河東譚君知府事乃率其同寅相與出俸金作雅樂器教
授余時獻以其事來請宰臣是之為遣一封傳作之平江
數月而樂至為琴瑟笙笛埙篪各二特鐘特磬祝敔執鼓
各一簫八編鐘磬各十六擇諸生肄習之八月丁丑有事
於學宮人聲在上樂奏在下翕如紉如疾舒以度禮儀既
舉觀者咸作而歎曰禮樂之用大矣若夫子監於四代樂
取韶舞其治所先在放鄭聲欽若彛教以迪民性夫禮樂
之存有如餼羊薦于明靈永永提淳於是州之士相與樂

譚君之政而喜民復見先王之樂也咸願刻石封之廟庭
余為之書而使歸刻焉

新脩大寧宮記

華西神川原大寧宮者華人以為古后土之祠也宮故並
嶽祠宋真宗幸華山賜今額以華山道士武元亨主之其
後元亨以祠隘請於朝改作之於神川之上宮初甚修大
至靖康時兵燬里中人嘗脩復之然庠隘不能如舊觀金
正大中乃加增拓下距於今二百有餘年故屋皆壞無能
脩葺之者里人張某欲以私力加繕治之未及為而歿其
子某乃追成先志以錢二萬五千貫具材木僦魔會工藝

自門至寢為屋若干楹凡期月而成左氏曰共工氏之子
曰勾龍能平水土為后土之官故祀以為后土盧植諸儒
徒之遂以為后土勾龍也蔡邕則曰勾龍社神也堯祠之
稷之神柱與棄也漢后土祠在國壬地社稷之位在未地
為生肅之說者又曰社與稷皆上神但生育之功異故有
二名耳史記武帝初郊雍太史祠官言當祀后土於方澤
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天子從之乃東立后土祠於
汾陰雒上親望拜之如郊則漢以下地祇有社又有后土
后土之說紛紛莫能統一以余考之皆失也鄭司農曰后
土社神也蓋社以地言后土以神言社之有后土猶郊之

有上帝也曰帝曰后皆能宰之稱天子之社神曰后土諸
侯而下之社神亦曰后土者猶郊之神曰上帝而五方主
氣者亦謂之帝不以嫌也五土之神吐生萬物而稷者五
穀之長也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養是以先王尊而祀之勾
龍有功於水土柱與棄有功於稼穡故以配食其神曰祀
勾龍以為后土者猶所謂帝譽而郊稷是也又周禮以血
祭祭社稷五嶽其以血祭則非人鬼且其祀先五嶽則不
得為勾龍亦明也古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庶人
祭五祀位有貴賤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子達於
庶人所以生者一也王者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

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群而社曰置社大社國社為民祈報也王社侯社自為
祈報也大夫以下無民人莫為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與
民族居百姓之上乃立社以祈報之今國都至於郡縣皆
有社獨置社亡耳民春秋雖有社祭然無壇壝主位牲齊
儀章皆不應於禮其事所以生者盡甚莫為之禁夫不祀
其所得祀非義也祀其所得祀非禮也后土者民之所
得祀者也今雖不能應於禮能脩而祀之其賢於失禮而
祀義者也余之可年光祿主事虎理翰君家於華義張氏
之斯舉也而屬記於余焉

梯雲庄記

晉地土厚而氣深田凡一歲三藝而三熟少施以糞力恒
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歲可以無旱其地之上者畝可以
食十人民又勤生力業當耕之時虛里無間人野樹禾墻
下樹桑庭有隙地即以樹菜茹麻桑無尺寸廢者故其民
皆足於衣食無甚貧乏家皆安於田里無外慕之好間有
豪傑欲出而仕由他岐皆所以得官爵故其為俗特不高
儒周行郡邑之間環數百里數百家之聚無有一人儒衣
冠者獨楊黃許氏以儒稱於鄉三時歷田一時為學褒衣
博帶出入里巷之間其族數十家化之皆敦於禮每歲時

上塚族人各具酒饌羣至墓下推長者一人主祀以次奠薦既竣長者坐少者以序羅拜之然後皆坐相與行獻酬之禮子弟有為小不善者則長者進而諸讓之衆皆進曰長者言然請改是乃已至於再至於三而終不能改也則衆相與擯絀之不與同祭祀如是者已三世矣嘗詢其族人許氏之祖有義甫君者攻詞賦有聲於時其弟恒甫君治經義通周易號松谿先生然皆隱不仕恒甫之仲子克敬始以教官歷太常奉禮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而孫寅字可賓與余同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中書掾中書照磨名聲益顯楊黃之許遂為其鄉著姓郡

守為表其邑中之居曰梯雲方其後河東僉憲楊君士傑行郡至是曰楊黃者可賓之所生長其田廬丘墓皆在如是又命有司易其庄為今名以風厲其鄉人使知儒之為可貴也夫儒之所以為可貴以先王之道之所在也是以古者少使居學老使居塾不如是者不列於王官不可以長民故時不貴儒而儒貴後世之用人不必盡出於儒者也則民何由知其可貴而貴之比年朝廷設科以待天下之士民始稍稍知所趨向獨晉俗堅強不輕而變今賢使君殊其宅里明其貴賤示其好惡其意豈為許氏計哉昔常袞為福建觀察禮貌其士俗以丕變而況上有用儒之

君下有風厲之使吾見晉之人父詒其子兄訓其弟其必相謂曰弗若許氏不可以同祀弗若可賓不得以為秀民耒耜以業詩書以語民之彬彬將若鄒魯矣然余嘗聞之民可以身化難以利誘可賓為人侃侃篤於孝誼有位於朝行顯貴矣乃以親老棄其官而養人皆賢之以賢者而化民如草尚之以風也其有不從者乎故余為記其表閭之始且以觀其成焉

合肥脩城記

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東西湖南北以及閩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合肥之城久圯且夷倉卒為求

柵以守柵成賊大至民賴柵以完其後僉憲馬君至顧而曰以柵完民幸也非所以固迺白皇孫宣讓王及其憲使高昌公議脩其城遂發公私錢十萬貫召富人之為千夫長百夫長者傭小民相故所圯夷盡築之富人得官發錢無甚費咸喜助所不足小民方饑得傭錢奔來執事者不設鞭朴不施棒柴荷畚耨至菟作自十三年二月初成事九月畢城四千七百有六尺六門環為睥睨設周廬廡具飾器門皆起樓櫓樹盜所必攻者魔之計用木若干甃四百八十八萬用八之力七十七萬八千城成而盜不至者今期月矣余生長合肥知其俗之美與夫所不從亂而

可與守者有三焉其民質直而無二心其俗勤生而無外
暴之好其材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當王師之取江南
所至諸郡望風降附獨合肥終始為其主守至國亡乃
降天下既定南人爭出仕而少不達則怨議其上而不可
止吾合肥之民布衣育秀者治詩書朴者服農賈畧喪社
飲合坐數百人無一顯者無愠怒不平之色驅牛秉耒
鳴而耕朝而息日昊而耕莫而息不合耦而終十畝負二
石之米日中趨百里而無德容惟其質直而無二心故盜
不能欺勤生而無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誘強悍而無孱弱
可乘之氣故兵不能誅昔者木柵猶足以力戰禦寇而無
肯失身於不義者今而得賢使君脩其垣墉救其疾苦搆
持撫摩以與民守之而民之與君又歌舞愛戴與君守如
子弟之於父兄手足之與頭目然自今至於後日是雖無
盜有亦不足憂也君前為庸田僉事城姑蘇今憲淮南又
城合肥一人之身而二郡之民賴之以有無窮之固儒者
之利不其博哉君名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國人由進士
第歷官應舉翰林文字樞密都事中書檢校庸田僉事為
今官與余前後為史氏城又余之所志而未成者也義為
紀之其敦事與凡供役之人則載之碑陰

大節堂記

皇帝御天下之十五年念君德之不宣民生之未遂乃詔丞相更守令之法著考課之令歷東朝臣以為郡縣親御便殿賜之酒而諭遺之於是天下之吏人人奮厲以治所謂六事者以成功名稱上意宗正郎中韓君建之守安慶也獨鮮所有事其政清淨而已在官三年頽六之盜起所在奇眾之民群起從之殺守令據城邑時天下久平民生長不識兵革而郡縣無城廓無兵備卒然有變吏往往盜未至先去而城陷有不去者盜去而民不與之守城亦陷明年十一月盜入宿松破太湖潛山吏多徙家江中為去計君獨無所徙而治城隍計軍實以示民必守不去越明

年盜入桐城以桐人來攻城君縱民出擊之盜敗去自二月至於九月盜之來攻者十有一大小百餘戰皆敗之盜大忿乃悉衆而東舳艫數百里鉦鼓之聲動天地王師敗績小孤山十月癸卯盜逐北至城下城南郭久隳為民居而聯群艦為戒盜縱火舟燒聯艦潰火入南門燒民居諸守將亦潰民恐甚走來眠君君方部署寮吏為戰守如恒日民乃無恐且戰且撲火甲辰盜傳西郭戰却之明日傳東郭又戰却之相火所經撤民屋材夜柵之旦具甲寅盜力攻無所得利諸潰者聞城完且相率來援盜望見之乃夜引去余來成郡道聞城陷夫比至乃完問故父老耆

曰韓君完我君時亦去則民無與為守民無與為守則城之完不完蓋未可知矣方朝廷更化時吏皆黼藻其政以角一日之能君若無能然者及臨大變其所能者乃若人之所未易能君誠不可以小知也予觀於今南方之國不類於盜非其所力攻有能守者矣而類於盜者為難類於盜徼幸於一勝有能守者矣而屢勝者為難民屢勝矣至於敗且危於是不去而上效死以保其下下效死以衛其上卒能因敗為功以危為安知君之為者蓋千百之十一此人之所難能也魯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其人歟郡所治屬縣大西至於懷寧又西至於潛山又西至於

太湖武夫義民列柴相望百戰抗盜賴君以為根本而無叛意東至於池又東至於姑孰數郡之民賴君以為藩屏而無死傷之禍君之所完不既大矣哉余抵郡十日盜復大至與君率衆殲之盜不至者今再朞矣十四年春三月朝廷錄十月功特加君中奉大夫秩從二品模官以下各升秩有差余因名其廳事曰大節之堂所以揚君之懿於無窮也雖然治之亂猶旦之有夜也後之人坐其堂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懼其時有不協於其行不究於其民者獨不欲然於君若乎余之名堂又所以觀於無窮也時與君守者達魯花赤西夏阿爾長普照磨楊恒錄事司達魯花

忠宣文集卷三
赤莫倫赤錄事黃圖倫台錄判變理桀錫權懷寧縣達魯
花赤禹蘇福安慶萬戶府經歷郝瑞千戶李思禮邵永堅
王國英許元琰賈伯英也先帖木兒立奄咬住洪保張彬
路忠金嗣元葛延齡百戶盧顯宗邵文質常與權齊世英
宗達周文謝茂陳士達楊買兒朱傑李王祝茂夏興侯
興祖呂重祿朱臣孫朱惠龍彈壓嚴繼祖伍子雲張宏晁
關保楊州弩軍翼千戶賈禧百戶王孫兒別列怯不華沁
海翼百戶毛偉牽連書之使與有聞於不朽君字公懋遼
西人

憲使董公均後記 浙江東海右道廉訪使

古者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百畝易者倍之再易者再倍
之其養均也則九壤程九貢市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
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十二其取之又均也小任以力
則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大任以兵則
此為五閭為兩族為卒鄙為禁州為師鄉為軍其役之又
均也之二者王政之大端也大端具而又為之刑政以防
民情為之學校以道民性為之公卿大夫士以登民材其
制詳故不亂其本深故不拔是以商周之世皆七八百年
而後衰也自經界廢於是田不在公而養不均矣養不均
則土會民數皆不可知而賦與役不均矣養與賦與役之

不均雖周公為政不可以言治也浙東古千越之地也其地之微無甚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間有一畝居十畝之田者祖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故其小人勤身而歸力其君子尚樸儉而教詩書非若吳人之魚弁武斷大家收穀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蓋藏此固易治之地有賢師帥為之制而道利之其亦可以庶幾矣乎然余嘗行郡以觀民風其庶人之役於官者往往間左之民也而富人則有田而不役甚者或不以征歲終保正稱貸而輸之至破產者無筭此其田雖近於均而役則不均也至正十年秋藁城董公來長越憲省民所疾苦乃曰井田者吾雖

不得而行而役不可不均於是擇其部吏之精強者委之以事以衢州路經歷王仲謙西安縣主簿張拜住治金華青田縣尹葉伯頽治武義永嘉縣丞林彬祖治水康而蘭溪州達魯花赤怯烈夫義烏縣達魯花赤亦憐真浦江縣達魯花赤廉阿李八哈東陽縣丞蔣受益自治其邑義烏縣則復以衢州路錄事范公瑋為之輔而總管陳伯頽不率總領之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圖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蔽匿及占不以實者沒其田令既決乃保以一正屬民履畝而書之具其田形疆畝主名甲乙比次以上官官按故履而加詳覈之曰魚鱗冊以會田別為右契予民使歲之

曰烏由以主業其征之阿會曰鼠尾所以詔後子兵隸卒
鋪兵為至勞坊里正主首次之館夫步夫又次之凡民田
多者役其勞少者役其逸又其少而不足役者則出錢以
助奇田不助者則以待夫不虞之役其一人而有數保之
田者各役之即賣其田則買者承其役凡一州六縣之田
二萬六千四百二十四頃四十九畝役者一萬二千六百
六十八名故役而今復者四千三百名所未役而今役者
三千四百六十名役而不復者休而始役之冊成一留縣
一歲府一上憲司於是野無俸民公無逸征強弱有倫賦
役有經上下和洽歲以有年蓋公之遇人有禮故吏盡其
力其使民有義故貧者戴其德而樂其復富者服其公而
忘其勞以故為是大制政不肅而成民不擾而治也傳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公之是舉兼禮與義則
誠賢者矣繼今之人毋替公政或推其所未及則越之民
樂樂利利其福豈可既哉故於終事也其下咸願刻石以
示不朽以闕嘗陪其末議而知其梗槩遂來屬筆焉至正
辛卯十二月記

泰忠宣集卷四

碑銘

慈利州天門書院碑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孜孜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念
生民之未遂微化之未洽遂詔大臣嚴守令之選更考績
之法使之務農桑興學校以其殿寂而進退之維時貢侯
阿思蘭海牙來監慈利乃均賦疏訟剔除奸強期月之間
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既敝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雄偉
判官李君伯顏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綬悉脩完之天
門書院者國初時州民田公著作之山中傍隣隳塌職教

罕至椽棟推腐神用弗寧租入單寡士無以養名存實廢
靡所為教於是山長張德明以請於侯侯益大思不任以
陳教本民有田懷德詣侯言曰昔吾父榮孫嘗為州作三
皇廟鄉邦稱之今仁侯幸導宣德意惠教遐壤願輸財力
遷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揆日程事百工
並作期月而學成宮廟閑敞階序整峻講肄厝爨具治弗
遺稱其所謂諸侯類宮者民士懷道鼓篋而至敬業樂群
惟侯之教侯復為之據經引史開析疑義訢訢頤頤有如
鄒魯邑人楊侯舟張侯允皆以髦俊登名天府有政有文
侯又尊而禮之以表民厲俗其於教一思亦云勤矣然不自

以為功使使來鄂願有紀述曰俾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
言君之賜也昔我祖宗已篤於教武宗仁宗孟大用勸至
於皇上同符往哲法宮之中萬幾之暇惟先王簡冊卧起
與俱以古之治德禮是首乃著吏課俾民興學荒遐所任
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教俾爾游乎詩書之淵
而息乎禮義之圃其小人服禮以事其上其君子力學以
待用則上之德與民之幸其砥於古豈不侈且大哉宜有
銘詩以昭化志功章於無窮前侯野仙海牙君之昆季世
系勲閥具見州學之碑銘曰帝雋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
衡命以六事貫侯振振慈科是監去其螟螣使民耕蠶既

綱既紀於學有事民誰子來惟此田氏惟此田氏皆長厥
里相侯有作丕應厥志厥初玄聖越處在阿樂是侯興武
遷於嘉嵩梁有佳井絡所委凌黔輾淑為望於澧山有松
栢是斲是削是髹是釁為棟為桷陟其在遙龍章朱延臨
爾炳然降觀於宇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磬祝嘏牲齊維
旅侯入即事其儀伊詡坎坎擊鼓有士如雨侯陳其書以
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與醬以事老父理融於
中和暢於膚有頑弗即亦來在隅有簡有秩惟帝訓勗惠
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弗課吏祇事以文今著孔嚴民章聿
興楚公之孫兄弟先後克廣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嗟新

廟有儀修茲侯功俾民遂歌

安慶城隍顯忠靈祐王碑

城隍祠古不經見自唐以來始稍稍見之今自天子都邑
下逮郡縣至於山夷海嶠荒墟左里之內無不有祠然以
余觀之民之事神與夫神之著靈於民鮮有聞如舒者也
舒故焚壤也其俗巫鬼今乃他無所祠祀獨於城隍出必
祈反必報水旱疾疫必禱一歲之中奉管蕭膏饗播暉於
庭者無虛日五月之望里俗相傳以神生之日也民無貧
富男女梳倪空巷間出樂神吹簫伐鼓張百戲遊像輿於
國中如是者盡三日而後止其祠祇他郡為特盛至正中

穎六之盜起江淮以南郡縣陷沒者十七八及盜之平所
在為墟舒特與盜竟大小格鬪前後百餘民率咨神而後
行卜朝以戰則朝而捷卜夕以戰則夕而捷群盜未嘗一
日得志而去者故其城廓廬屋眠他郡為特完民不忘神
德相率出泉以新其廟又請於朝乞崇其號以大報之中
書下其事太常博士議升神於王號顯忠靈祐十四年夏
四月報下帥守及民以少牢祀神於前殿而揚言於衆曰
夫舒大嶽之裔也非南方諸國之所能擬其神之著靈固
宜且吾舒人親上死長既義而忠神之降休亦其宜也乃
為銘詩刻之廟門以薦道神休民德於無窮其辭曰

巖巖大嶽時維皖潛臨此大邦為望於南神宮於錄追齊
綺閣玉几在中衮衣朱鳥其靈有皇其聲有那使人齋明
奔走是宜彼懼不滅盜兵以狂蠶屯於疆其旆夾我民
秉義弗隨禦之殷輪鼓之累創斧之其衷伊奭赫若啟日
神之正直宜福之錫天人之絳具曰旭卉明者眎之端若
觀火天因者人人成者天祐彼草木其固可言此有榮木
蕃彼雨露彼有蕝由自無承者凡今亂邦孰無神依民失
厥道胡能有右桓桓舒人為君為國先民有言自求多福
其克厥行孝父長兄弟祈於神丕乃降祥而自不義不率
不迪未瞻於宮神吐不食古師之克執律以報今我小康

敢忘厥佑嚴嚴奉常秩號有光牲幣既章升真于王禮行
既具樂奏既卒工祝致告徂賴無極其自於今無害有年
民樂斷斷烝衍於神

化城寺碑

小河出霍東流至六北轉南折以入於泲河曲有州二叅
互衍迤帶之以清流被之以嘉木齊頭諸峯離列其前森
蔚峭麗如屏如戟可指而數禪師洪聰泰定初自邢開元
寺游淮過而樂之州民闕氏為買其地乃築室前洲居焉
學佛者聞其行多往從之室隘不能容六人乃委賃剝輪
材木築廣其居久而從之者益衆而人之為築者益大前

有門中有壁左右有序為窮屋壁後以皮佛為堂序西以
樓僧鐘魚鈴磬凡浮圖之器皆具隄其傍聯絡二州滙水
其中以溉田為圃以蔬為場以樹榘植梨栗棗柿窠竹之
屬數千本春土膏贊則率其從及優婆塞負耒出耕而躬
為耨衆亦動田力作力齊而糞多凡食百餘人而稻麥麻
菽果茹不取於人而常裕務閒即合其衆講其師之說因
號其寺為化城皇孫宣讓王雅敬佛乘與為外護六人之
事佛者亦無不禮焉余聞聰嘗歷事江南名僧其才幹敏
其行敦樸而勤苦其言辯博善於誘人平生未嘗蓄一錢
有所得悉以俾其子弟使治其居故人慕而愛之而就此

易也然余聞之古農工商士皆用世之人也浮圖後出其道以出世為說而頂世以生故言道者病焉聰學出世之道而不頂於世故君子取之禪師松江人姓陸氏初事法慈海翁師後受具於開元明公銘曰洋洋清川藹藹蘭渚名標化城斯實寶所芝而藻井丹檻瓊戶翠嶺承牕瑤溪環宇寶樹朝蔭水華晚妍未瞻靈鷲已肅祇園朱鳥殷宵倉庚司序夫頂以耕閑閑於野陽鳥歛曜清鍾戒夕誦誦學徒栖禪于室練心淨域結軌玄涂渡河析獸抽衣啓珠內無佚已外弗求物以學以耕其誰之疾王侯歸依四姓勳績新辭貞珉永告無斁

濟美堂銘

觀夫封建之命攸貴象賢考室之詩粵斬朱芾蓋人以人而競家以材而興情之所願孰大於此濟美堂者丞相賀公所居之正寢也自公之先奕世載德忠貞以茂功而基業惠愍以厚澤而允宗名冠庶僚勲配名族故能保其富貴世守茲堂蕭何之第不為勢家所奪晏嬰之廬當守先人之舊念茲多懼思貽無窮故取文子之言以為扁表所以昭先烈示後昆庶幾持盈之戒不忘於侑坐良相之業可續於箕裘恭禋登公之堂知公所以命名之意謹為銘曰皇慶有極析木之津孰為林匹作我世臣烈烈賀氏祖

孫承德肅肅崇構真茲王國厥茲有室爰考斯堂儉不至
固質乃逾章前檐翠觀後麗玄武榮並棲焉制惟旋馬疏
承但嶺閩鏡瑤泉滄滄文井黼黻塵遙惟公先王克濟厥
美其美維何黃中通理忠貞庶法相我世皇啓茲陪輔為
時廩梁惠愍肯構樹立有茂惠農商工澤深仁厚兩公之
懿後先相望故居不斥疏爵彌光禮賢於館麗族於室廟
寧豐貞庭具鍾食出有旌祭入有圖書龍光載錫戚里通
車

德及累世至於今公奮庸於位開誠布公登
選俊良挈彼宇寰濟於平康天子是君民命是賴敦功盤
石垂裔河帶小心寅畏念茲厥初欲其曾玄眡此渠渠百
天之木其本必倍混混源泉其流無既惟忠惟孝為本為
源勉師元凱相我皇軒

青陽縣尹袁君功銘并序

紅軍起穎六縱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椎都鉅鎮諸侯王
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長戟強弩之所守環
輒碎之鮮有固其國者青陽小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
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為之固也昔者行戍過之其邑屋
無所燬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膏
粟迎勞使者無喪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
皆其尹袁君之功也君初遊太學舉茂才五轉而尹茲邑

為人端敏精強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
愛人為主本民有鬪訟從容召逮不數言拆之庭中未嘗
有留獄也邑有積患吏之所不為理者悉辨擲治一切與
之道利之冗吏悍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人不
敢肆虐其鄉與其過人其治既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
義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
巾拜謁孔子廟退坐講席橫經析義進民觀聽其左以習
知立身行己之大端於是上下相率惟君言之為聽張弛
禁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及盜入
番君即委家野處令民為保伍自守其地而身往來督賑

之相民之良者收其豪以為已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
無遺有盜至率民逐戰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
之而有競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日休也余
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盜至而亂或未至而迎降擄
擄譎恠有如鬼域豈獨異於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
勇不足以振民氣民興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
之吏皆得如君者用之則亦何至如今者之事哉不幸有
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間于
是為墟驛馳十餘日荆棘沒人漫不見行踪青陽之民於
是益以君為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

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
而使儒生程孔昭請辭於余余故史氏也於志義無所讓
乃為之銘君名俊字孟敏富州人也辭曰

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蛇龍馮淮逾江殘吳
齒楚信嘯厚兇邑無完者徂茲青陽番人所毗君治有政
民亂無階亂民來既俾民為伍君先以勇衆繕厥武民以
為城治以為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懷相彼亂邦哀骨如麻
爾父爾子耕稼嘯歌亂之所定棘生有闢爾室爾家究為
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知既克底靖功為君歸載其肥疇
及其旨酒祝君無歸亦戒難老念之謂之易由畀之至於

孫子懷允無止南山之華其嫩如英媿於君功民說疆

勉學齋銘為江澤民作

飛黃之疾一日千里駕馬弗輟十駕可至聖源於學不以
其才或利而勉殊塗同歸人十已千人一已百孰云余愚
而聖可作行百里者其半九十里弗勉不入於室爾祖
好脩厥有令名勉茲學者聿觀其成

銘府君墓銘

元至元戊寅八月十六日鄱鰻君歿既葬而天下兵亂不
克立碣墓巫今海宇吳夷家子昷始刻銘以昭厥志君諱
斗鳳字友梧母李嘉鳳翥北斗間而生故名君踈髯偉度

侗儻負奇氣嘗攻舉子業屢試不利監郡馬公某舉茂材
部使者王公都中賢之復交薦授集慶句容校官既而慨
然曰大夫夫坐廟堂佐

天子出號令以保又庶民不然仗節出萬里外氣懾夷狄
耳柰何棲棲服章逢鄉井耶遂絕江渡淮溯河濟過齊魯
之邦遨遊燕趙間週迴秦漢故都南還吳楚登高酌酒吊
古豪傑遺跡發為詞詩皆磊落魁奇當時虞文靖公彙揭
文安公後斯禮部郎中吳公師道咸交君愛其材雄贍畢
言於中書擢應奉翰林文字未上而卒年三十二以卒之
年十月十五日塋鄱義城東潘超之源遺詩文若干卷

於兵父諱環岫字傑夫兩浙益運提舉大父安朝宋國子
生君家世簪纓光奕史牒宋贈檢討太尉中書令左僕射
封潁川王浩八世祖也君克繼詩書有志弗獲顯庸惜哉
配朱生昂呈燮三男子呈燮亦大昂復業儒文聲動縉紳
間銘曰猗鳳鳥昧靈飛壽曷少氣則浩躬而老顏而天匪
天道兮

墓表

葛徵君墓表

君諱聞孫字景先姓葛氏累世皆隱合肥巢湖之上有少
田力耕以為學至君祖嗣武始補太學生遷桐城縣主簿

宋亡遂歸隱淮安忠武王錄宋官龍泉縣丞辭不受而自
放於詩酒以終父天民亦隱德弗耀君生十九年而孤能
自策厲為學天性警敏日誦數千言輒終身不忘居家孝
友待朋友有信義每旦冠衣詣母東夫人問起居躬舐食
飲惟夫人色所欲即趨為之凡物夫人未食即弗御也親
舊知其然每食親必先以餽君使奉夫人嘗以貧出為頓
文學既而曰此非養志之道也尋不復仕其後宰相薦君
文行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辭不赴召而教授於
其家諸生不遠齊楚之路皆來從之余嘗謁君湖上升堂
拜東夫人君侍側鬚髮皓然進几捧觴進退旋群惟謹為

好言溫藉之母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泄泄然樂也食
下始出坐館中為諸生談先生之道諸生環列脩整皆若
有得焉者間以親故入城中城中人無少長爭候迎謁以
不至其家為耻君與人言無賢不肖率依於忠孝其語切
至初若不可親及徐就之乃甚有味久而不厭也里中有
鬪訟官府所不能折者君以一言決之其見重於鄉如此
以故鄉大夫有大政與大獄多以詢君君亦通練誠懇問
無不言諸大夫陰用之鄉人多蒙其利此余之所知而鄉
人未盡知也至正五年母夫人以壽終於家予往吊之君
衰經癯然衆以為君若不勝喪如此是年冬余還京師而

君遂以死矣嗚呼聖人之道猶天然而一本於卑近精粗
本末無二致也而世或驚於高虛若德合一官行庇一鄉
者往往薄之以為不足為君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行事
皆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以盡
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蓋不待出而後見也其文章平實
稱其為人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倪氏子男一人禎黃
岡縣教諭女六人皆適士族君之歿以至正五年九月癸
巳其葬在十二月癸酉年六十一明年其友余闕表其墓
曰昔予登第還里中里中長老言朝廷召君時合肥之學
其露降於松明年又降於柏占者曰國家養老之祥也君
得於人者如此而得於天者又如彼非篤於孝友積誠而
不已其能然乎鄉之人士過君墓者式之

張同知墓表

禮之慈利有隱者曰張君積學厲操居州之雍沙鄉雍沙
之人稱之以為能孝君喪父持年始十四即養母而能敬
生事大小自盡身力一不以屬母而務有以樂其心母素
多病君自侍側具湯液食飲行坐卧起必自扶掖之而未
嘗去左右如此者殆三十年間適市心動亟歸舐母火發
惟家人無在者母病卧且驚不能起君冒烟焰褰幃滅之
微君母幾不能免母病甚嘗割股肉以療之夜即焚香額

天顧以己年益母壽母及哀戚甚躬負土為墓不以委僮
奴人是以謂之孝也良重信之有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
君取直其里之應鹿泉者鄉人素賴以溉田延祐丙辰夏
大旱泉竭衆相與祠其上喪豚敗鼓卒不能出泉乃率以
走君曰泉閔禾且稿民不知死所矣泉其或者聽孝子乎
君為沐浴而送再拜為民請泉出如綫衆謹曰泉至矣君
乃又再拜泉沛然如初所溉方數十里之地是年獨得歲
人益齷然謂君誠孝子也君性介直不阿鄉里敬之有撓
曲為欺者見君面輒發赤其事寡姊有恩義經紀其家事
如其家凡細行類此多可書者不書大其孝也君通尚書
以授其子允允亦博學有文章元統元年貢于禮部中書
等授同知茶陵州事君以子貴封承事郎英德州同知兼
光顯融享有祿養凡七年以壽終於家自君之沒先之治
民日有政譽轉尹當塗公廉勁毅以治行稱徵為勸行國
史院編脩官君子曰天與善人孝者善之紀也故孝者必
有子今於君徵之允信君諱杏孫字子春以三元己卯十
一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某月葬州之懷德
鄉永樂村青山谷張氏世為蜀之安岳人曾祖文震宋吳
潛榜進士官至知江安縣祖圓避亂始遷澧自圓而下家
世治儒術然無顯者顯乃自君始是可表也

兩伍張氏阡表

張氏本鄱陽人其先世有諱嵩者徙家淮南之兩伍邨子孫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無貧者君之祖子可始為儒教子君父諱齋日調書不問其家生業見異書無錢質衣買之故君家在諸張中獨貧而教子益不怠君諱拱辰字景星少以儒薦為興化縣教諭崇明州學錄泰州學正雲南栢興府建康路兩學教授改將仕郎主安豐霍丘縣簿而卒第竑字景山亦由天長泰興教諭揚州學正真州教授以將仕郎滁州判官致仕初張氏雖盛然皆農家無聞人自君父以耆學著稱鄉校逮君兄弟登仕版有聞譽故兩

伍張氏遂稱江淮間君為人寬厚不嗜利居貧晏如不以動心竑性剛真好賢而疾惡此兩人者所操雖異而士大夫與之交者一愛敬之君兄弟仕時其父已死矣君每與人言其先世必嗚咽流涕曰吾先人以儒者望吾兄弟吾兄弟今皆讀書為儒官雖貧亦何憾哉余往吏淮南聞君伯仲之名甚習會君之孫天來遂得其先世之槩如此重為慨息蓋淮谷之數易矣宋之季時其地專用武故民多尚勇力而事格鬪有號為進士登科第者往往皆武學也混一以來其俗益降民之賢者始安於農嗚其下則紛趨於末以爭夫魚鹽之利其積而至大富者與馬之華宮

之修封君莫之過也故其俗益薄儒以為不足以利已朝
廷設科以誘之今三十年民亦少出應詔君父子自授於
衆人之中傾家以為學可不謂之豪傑之士哉天來自樹
斬然弱冠屬文敦義異時非能振其宗乎詩書之教能淑
人心學之至可以為聖賢其次不失為善人其緒餘亦可
以得祿以振耀其宗族夫孰知不足以利己者為其家之
大利與君之於鄉可表以勵俗矣君兄弟歿兩伍之墓隘
不能塋乃改卜倪邨塋焉君配陳氏子二人禎菴源縣教
諭孫男三人天序天庭天庸竝娶李氏子一人燮將仕佐
郎揚州教授孫男三人長天冰次天奇天亨至正六年二

月述

廬州城隍廟碑銘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其神寺在肥水南浮圖祖柱至
元中由明教臺寺來奉祠傳其子慧淵孫宗榕始作僧舍
祠傍榕之子可龍益募人錢為殿堂門廡繼又得寺後廢
軍廨及夏氏所施地構別殿於其上龍嘗以役請於皇孫
宣讓王王助之有司與郡人亦皆來助龍又克効勞者至
畚鍤之事皆身親之或不足則稱貸以從事如此者九十
有餘年而後克成而城之廢久矣夫民有血氣之欲則不
能無盜盜之大者為亂先王教人為門垣以守其宮為城

邦以守其國其意在於使民相保以生而不計其馮之以
病已也古今始為小大之制有三國之一有五之一有九
之一其所以相保者卒亦無能以相病焉雖有如費邱者
直墮之如制而已豈以為是可盡去也自唐以還海內分
裂天下未嘗一日無兵甲之事故其民未嘗一日不為城
郭之備元受天命萬國悉臣山徼海域咸奉貢職舉千餘
年分裂之天下而一之故海內之城皆圯不治而淮南者
尤負固而後降者也故城之廢為甚特其神祠為民祀禱
而存古之報祀雖坊庸之微皆索而祭之城隍者保民之
大具其功視坊庸甚遠矣其祀豈可不嚴祀之嚴則先王

保民之政尚亦有能議者乎龍之為視其徒可謂近民者
矣郡人白玉張世傑事神素謹乃伐碑飾闕請為之銘其
辭曰阻江阨淮大邦維廬夷城于肥萬人以居天作潛阜
以殿其旅神精攸屬靈保攸御恭恭厥燭卓卓厥序綺寮
珠樹呀如鰲吐彫房玉除下有美渠冠裳珩琚神容穆如
邦之大夫童旄婦女歲時米香其容栩栩燔蕭繫鼓丞衍
於下曰神涖予以及斯所一者之季廬受其弊臨衝大樞
亦莫我既誰其為之伊神之貽楚人有戶如杼之縷與寒
風雨歲以民裕云誰之祐神之來汝我相而曷昔為金湯
山川回翔神其不亡脩捍而域神有舊勞時享其逸式若

以教天子息民燕及百神神作民主天子萬壽

余忠宣集卷四

策

策

元統癸酉廷對策

第一甲第二名

臣聞之周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君天下者凡以仁而已臣嘗思之天地生物而厚於人矣而於生人之中尤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欲其推生物之心以加諸民是仁者人君臨下之大本也臣謹稽天地之理驗之往古則仁之為道夏以之為夏商以之為商周以之為周祖宗以之而創業後聖以之而守成其理可謂至要而亦可謂至難

矣恭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知之資有寬裕溫柔之德愛
民而好士神武而不殺爰自初潛仁孝之聲固已播聞於
中外今茲誕膺付託龍飛當天輕徭後薄賦歛罷土木之
役恤鰥寡之民而仁厚之澤果有以大被於天下當天命
眷祐之初人心歸向之日又能不自滿假拳拳以守成之
大計下詢承學之臣願臣庸愚無所通曉然臣觀陛下策
臣之言反覆乎三代及漢守成之艱難而深誦乎今日當
行之切務自非聖心獨詣深有以考之於古質之於今灼
知上天作君之心與夫祖宗創業艱難之計者不能為是
言也臣伏讀聖策曰古人有言得天下者為難保天下為

尤難臣以為人之於仁憂患而思勉者易安樂而勿失者
難天造草昧之際英雄角逐之會而世主之心所以不敢
暇逸者鮮不如敵國之在旁嚴父之在上其思所以康濟
小民惠鮮天下者蓋積屢輟而寢屢興此其勢之易然者
也天下既定方內無事兵革不動四荒向風天下之臣又
日奏祥瑞豐年頌聖德者聲相聞於朝歌太平者足相躡
於道雖以創業之君尚不免於不終之漸况其後世乎蓋
治平則志易肆崇高則氣易驕志肆則敗度之心滋氣驕
則愛民之意熄如是則豈復念夫先世艱難勤苦為何如
矣甚者至以其祖宗為昔之人無聞知見其先世勤儉之

迹則臣舍翁得此亦是矣此亦世之有必然者也陛下以
保天下為難此臣所以踴躍忻忻而不自知陛下此言可
以承宗廟可以奉六親可以育群生可以彰洪業臣拜手
稽首而為天下賀願陛下永永無忘此言也臣又讀聖策
曰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於三代夏稱啓能敬承繼禹
之道殷稱聖賢之君六七作周稱成康能致刑措夫以禹
之功而惟啓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賢聖之君之衆莫若
啓亦不過六七而已其後惟漢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猶
不得比之三代善繼承者何若斯之難也臣以為惟思祖
宗得天下之難者則於保天下斯無難啓太丁太甲太戊

祖乙盤庚成康文景之君則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保之者
也桀紂幽厲桓靈則反是故伊尹之於太甲則明言烈祖
之成德周公召公之於輔相成王也亦諄諄於文王之典
武王之大烈蓋知其祖宗得天下之難則必能求其所以
得之之道矣知其所以得天下之道則知所以保天下之
道矣夫祖宗得天下之道即其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孟子
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此仁者祖宗得天下之道也易
曰何以守位曰仁此仁者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夫仁之難
成亦已久矣持盈守成之君若是之難得者宜哉臣又讀
聖策曰我祖宗積德累世至於太祖皇帝肇啓土宇建帝

號又七十餘年世祖皇帝始一天下以致至元之治厥惟
艱哉願乎冲人賴天地祖宗之靈紹膺嫡統繼承之重實
在朕躬夙夜兢兢未獲其道臣以為陛下此言可謂深知
祖宗創業之艱難者也當其巡天西下又詔定西下懷高
昌北取遼金南取趙宋其經營開創之事有不待賤臣之
言而後知若夫祖宗所以得天下之本則陛下之所當知
也臣嘗妄論之我國家之得天下與三代同自太祖皇帝
起朔漠而膺帝圖世祖皇帝揮天戈以一海內不恃強大
而其仁義之師自足以服暴亂不用智力而其寬大之德
自足以結人心至於渡江臨鄂與建元之詔觀之則我國

家得天下之本一仁而已矣故以曹彬之事命帥臣而革
命之日市肆有不閉以大易之元建國號而中統之紹天
下所歸心太祖既以七十餘年而平一之世祖皇帝又以
四十餘載而生聚之德在民心功在史策以聖繼聖傳至
陛下吾祖宗所以得天下之道是即陛下保天下之道也
然曰未云獲者是即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何以多言
為臣又讀聖策曰子大夫通今學古其求格之所以敬承
六七君之所以稱賢聖成康之所以致刑措其道安在文
景之所以不及三代其故何繇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
孰先孰後孰本孰末何以致刑措稱賢聖繼祖宗之盛悉

心以對母有所隱臣以為三代及漢之君其見稱於當世者雖有不同然不過守其先世之仁而已矣而今日陛下之所以持盈守成之道又何以他求也哉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而成允成功者禹之仁啓之所以敬承者此也啓往祝征仇餉者湯之仁太甲以之處仁遷義太戊以之治民祇懼武丁以之嘉靖啟邦祖甲以之保惠庶民盤庚以之鞠人謀人之保居此所以稱聖賢也以言文王之仁則無陳餒之老以言武王之仁則行大義而平暴亂成王特制禮樂以文之而已耳康王特奉恤厥若而已耳其所以教化行刑罰措仁之決於民故也漢家制度視三代雖有愧

然高帝之寬仁愛人實滅秦誅項之本原文帝之務在養民景帝之遵用成業實卓然為漢賢君其不及於三代者無太甲仁義之功無成王緝熙之學故耳以今日之道而言臣則以為守成之本仁也所當先務者仁也至曰功曰利曰甲兵錢穀曰簿書期會曰禁令條教皆末而當後者也然就仁之中而其本末先後亦不容以無序也有先王之仁心有先王之仁政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此以心言也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五畝之宅百於之田與夫學校庠序之類此以政言也有是心無是政則其心終不能有洽於天下有是政無是心則其政亦不能以自

行必有內外本末交相通貫是即堯舜之道也陛下有顏
淵明齊之資可以致脩身之功有堯舜君師之位可以推
愛民之澤不宜徂於近功安於卑下而不以聖賢自期也
臣願陛下萬機之暇取孔孟之言而深究之體之於身發
之於事求其何者為欲何者為理知其為欲而必克之知
其為理而必復之明以察其幾勇以致其決日日而克之
事事而復之則自心正身脩而仁不可勝用矣或於聽朝
之時或於進講之際數召大臣延問故老深加咨訪某事
為先王之仁政而未盡行某事為今日之弊端而未盡革
某害未去某利未興某賢未用某物失所敏以求之信以

達之時省而速行之委任責成而程督之使天下疲瘁殘
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而無有一物之不遂其生則
民物安阜而人莫能禦矣異時陛下五刑不試如周成康
聖賢之作如商諸王夫然後可以吞上天王成陛下之心
生民漸望陛下之意先帝慈皇付託陛下之深計而我國
家特萬時億之統可以傳之末世而無疆矣詩云宜民宜
人受祿于天古人有言曰愛民者必有天報陛下誠如臣
之所期則申命之休將如日之昇如月之恒矣伏願陛下
少開天日之光得賜鑒察則臣不勝大幸祇冒天威臨書
不勝戰慄之至

書

上賀丞相書

闕以微才叨蒙東拔伏惟陛下以不世出之才居大有為之位此誠千載一遇之會勿使奔走左右以效微勞以報知遇之萬一時專親日登高堂情切急急謀歸而閣下眷顧之恩筆舌莫既南臺金華不勝依戀因念下之報上不
限遠通苟有尺寸之效即當在右之道撫問彫瘵屏除姦貪所投郡縣粗見條理特以上表之即懼謗議老親衰病旋素諸孤此次及此後此之衰從役辛苦萬狀嘗切痛恨以此當此積此之此乃有失步艱難之事仰天號痛譬猶中流遇風波無所維楫私心自分惟有與城俱斃而已仰荷天休偶全性命且聞閣下為符一出董師淮南其喜何可云喻也瞻望前第為日已久此聞旌節已渡大河限於守城不能親詣轅門以聽約束今遣縣尹陳秉德迎迓馬首事上常禮備易塵瀆伏計不拒部內地圖就用呈上盜賊之勢可見大端小邑城郭不完方議脩築去年饑饉不能進兵今冬欲調各縣義兵掃除餘孽二者非有錢糧不能成功倘朝廷饋餉有餘乞撥糧數萬石鈔五七萬疋或者犬馬之力少得展布部內之地可以澄清外有巨巨之請世祖之取江南或日中未食或中夜以興艱

難混一非偶然而致也國家經費太半仰之非砂磧不毛
郡縣之所比也今日不幸半淪於盜切計以為江南不定
中原殆難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
宰相不能獨富貴伏愿廣忠集思勉圖大業以作穰穰
衝而用兵之道所以驅人赴陽蹈火無賞無罰决難集事
仰瞻光範多所欲言粗陳其大者如此因布區區伏望垂
鑒

上賀丞相書

前聞六賊已至廣陵遣縣尹陳秉德迎逐想徹崇嚴比日
朔氣應祥靈瑞屢至伏計天啟所振遠邇畏懷神介動復

多福下情良慰小邑借庇粗守今歲賊人三次見攻皆已
克捷但所部縣分民寨多為殘破止存懷寧潛山兩縣百
姓賊勢熒熒將及於此城中軍壯四千精銳者不滿千人
僅能城守不敢抽撤若此二縣民寨不守孤城亦危孤城
倘危則淮西之地盡為盜有長江之險誰與控制古人謂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奉救鬪者不搏擊批穴擣虛形格勢
禁即自為解今南方之賊以蘄黃為之首往時朝廷太不
花平章攻其北卜顏不花攻其西卜顏帖木兒平章蠻子
海牙中丞攻其東賊勢大窘將就擒滅忽調卜顏不花軍
入安豐蠻子海牙軍入格溪救廬州而太不花平章亦還

河南往夏止存卜顏帖木兒孤軍駐劄蘭溪以致盜勢復振武昌隨陷沿江諸城聞風皆潰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亦由人謀不臧以至此耳今聞河南之兵已至黃州以孤軍而討群盜恐未易定妄意以為卜顏帖木兒蠻子海牙二校軍馬先係蘄黃收捕軍數正在大人節制之內今二軍收捕江東江東為尋常蘄黃乃心腹之疾一軍之中得抽勇銳者如王達中萬戶胡伯顏同知使之由望江登岸勦捕而西餘軍留取江東如此則不惟可以救援安慶蘄黃勢分似亦易破南賊自平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若二軍或不用抽撤麾下兵多切望垂念淮西之地止有此城急調精銳三五千人量與錢糧賞犒與本路兵一同勦捕望江宿松之盜亦策之善也自非窘迫不敢借易平潰伏冀垂察

再上賀丞相書

前聞斧鉞出鎮淮南兩遣屬吏詣謁前第皆至廣陵道阻而還近承台劄伏審六囊已至取山降附踵至室家相慶以為有稷稷迂術之望其為欣慰何可云喻茲遣懷寧縣達魯花赤亦速甫齎狀前詣轅門呈報兼有管見上塵台聽切以為淮南之敵今有兩枝一枝在濠一枝在蘄擒必先擒其首餘當自定今廬州安豐別無官軍似難下手惟

斬黃乃有可攻之機近日潛山縣報斬黃偽官吳右丞接
降大軍攻破沿江諸寨昨日郡人自賊中逃來云白水包
家窩義丁攻斬水甚急白水諸寨萬戶陳漢所部也西兵
既進如東首得一軍乘機併進寇必難支所索王建中胡
伯顏等正係節制之內軍馬今宣城已降姑孰猶疥癬即
目又有阿魯反平章收捕之軍得一鈞帖調來共攻望江
宿松斬黃之寇東西受敵決然可定斬黃既定可以合兵
東定廬州安豐更得一重臣監軍多與錢糧建中伯顏等
許以優加名爵則無不盡力淮南有可平之望萬若或無
人可委江西省完者帖木郎中亦可統率謬計如此不如

為何如此外又有私請守城之急錢糧功賞二者
而已自兵起之初大郡皆破安慶以最爾孤城如寸草以
當疾風賴國洪休上下血戰至於今日某誠不佞斯亦人
所難能也今倉廩匱乏錢糧不充所上戰功又以朝廷隔
遠不得准報今幸閣下照臨其地若麾下錢糧有餘曲為
接濟城治可安所舉有功皆出衆論不敢置纖毫私意於
其間早與淮除廢易以使人也兼以菲儀就拜塵瀆此部
吏事大府之常切望不拒

再上賀丞相書

春未聞九重加惠淮土特起大臣出鎮雄藩罷民俱慶如

早得兩嘗遣懷寧縣達魯花赤奉微禮祇迓遘聞復有台
衡之命此雖一方暫失怙恃當此多艱而得元老大賢幹
旋元化天下之難其可濟乎某受知公門為日已久軍中
之事不能悉陳粗言其略以復上執事皆知盜亦易定特
以委任失宜賞罰不當以致餘孽復張江襄大振所謂委
任失宜者夫將之用兵自有其才譬秋之於奕非學可至
如近宋科目有文有武兼是二者一代幾人而比日將兵
惟用大臣或用謫官夫戰陳之難如赴湯蹈火市井貧賤
未得富貴者或肯捐身為之大臣富貴已極夫復何望又
謫官者心志俱喪豈能有為覆軍殺將皆由於此用人不
効甚至用賊用賊之弊尤為難言一則使天下豪傑有以
窺朝廷之無人二則功多賞薄者皆起作賊之志將恐一
賊未滅一賊復起目前之事未見快意將來噬臍有不可
悔者矣如安慶小邑世襲官軍善戰者少而善戰之士多
田野市井之子故某於此事不盡責世襲軍官而多用田
野市井之子往往得其死力克捷俱多朝廷選將不限有
官無官惟擇能者用之而以廉公大臣臨之以行賞罰則
將得其人矣所謂賞罰不當者比見軍將勇怯在上有若
不知而上之賞罰與外議絕不相似頗聞慶刑之典多出
愛憎或左右便嬖為之營幹以近軍所賞聞見者而言如

蘭溪之功卜頽帖木兒平章為最蠻子海牙中丞特因之成事者耳而朝廷頒賞中丞居上平章次之中丞部內得官者數百人而平章不過五六人此猶不過有高下之爭耳如廬州開義兵三品衙門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為之有一巨商五兄弟受宣者此豈嘗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不受賞故寇至之日得賞者皆以城降而未賞者皆去為賊夫用兵之道紀律為先故衛亭之戰武侯不得不誅馬謖智高未破狄青不得不誅陳曙比觀諸將略無忌憚擁兵不戰誰與相督寇至棄城無復問罪不惟不罰甚又賞之遷官增秩之功無異故賊之攻城如燎毛兵之拓地

如拔山某之守此智勇俱乏特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奉以至公罔敢阿比是以列郡多陷小邑獨存朝廷苟於諸部悉以廉公大臣監之信賞而必罰天下亦不難定矣夫江南不定則中原不能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富貴此膚淺易見之說豈足為明智而言計亦大賢之所不厭聞也夫某之不肖豈定亂之才特此邦之民天性忠義故易與為守而難與為亂然亦戰守五年大小咸弊邇日江南郡縣皆破此邦獨完如洪爐片雪大可凜凜者也謹遣奏差丁正前詣台階白事諸所請求具於別幅伏望鈞慈曲為准報豈特門下之士

賴之孤城得安江淮有可之日亦國家之利也謹奉狀
上陳以聞伏冀照察

與中書參政成誼叔書

別後凡三奉書而使者久皆不還伏計道梗不能上達閣
下位望日隆負荷日難特切為之懸心比聞賀公復相迺
大可慶然聞尚在軍中不知置左右者何人相知曾見仕
否江淮賊勢本不難定特以考察不明刑罰失當諸將玩
愒遂致難圖區區小邑雖曰上下一心幸爾完固大類紅
爐片雪實為可憂耳今長江萬里止存此城如大病之人
命脉未絕猶有復生之理失今之救則首尾衝決江南大
難定也茲遣秦差丁正等前赴左右白事諸所請求惟閣
下是賴倘蒙朝廷俱賜准報不惟此邦之幸亦破城邑孰
不以安慶自勉國家亦有利也縷縷之言具別幅上陳不
善為斷使還賜教以匡不及不勝幸荷不具

與月可察爾平章書

自旌麾致討高沙兩嘗奉狀候問起居皆以道梗不能得
達比聞兵威振揚賊勢消弭驛置頗通謹遣山長秦宗德
千戶也先帖木爾持微禮謁轅門獻歲發春伏惟履茲新
正即清氛禳天下蒼生均蒙福祉

與國子助教程以文書

近叔良過舒始聞動履之悉所寄高誅尤慰下懷乾坤卦
說問商主簿言已付貢公想惟所戲歲此真玩齋矣多事
以來不特僕輩受此荼苦聞館閣文臣亦有差使之勞此
際當得優游矣子美近有書言鄉人多相思者欲取公還
山中斯文無人得且住為好紀千戶輩如京師軍中諸事
左轄公話次得贊助一言早賜准報為荷僕至軍時賊勢
方熾然心安去歲又有讀書之樂今年賊浸平惡况百出
每俗事不如意歸思浩然近又有同知之除似未即得歸
矣柰何柰何自牧聞除禮部向有一書見寄手病不能裁
吞彥中惜未嘗一見歆羨歆羨並煩致意何時聚晤話此
苦辛未見自愛不既

與魯舜功書

別後屢得書及紙墨之惠良似契誼江西德星所聚年穀
屢登深為可喜徐鄒之寇僕久與之比鄰無長不足畏况
於已衰而逃者也下賤此間窘迫則公等皆天上人也徐
朝升羅糧江右百望維持得滿載早歸為好有便時時惠
教雖相遠即同見也餘惟自重不具款良佳否煩道致意
手病不能多書

與危太朴內翰書

史館兩得從游豈勝榮幸區區南行又辱盛錢尤其感刺

也卿者伏想文苑優游雅候動履多福良慰良慰友人趙子
章北上觀光謹此附謝子章有學而能詩佳士也得公躬
賸當價增十倍矣仲舉志道以聲景先中夫希先鳴謙諸
先生處不及別狀望致下忱為感餘惟自重不具

與劉彥昂書

闕記事奉復彥昂茂異文契足下李宗泰來辱四月中教
墨且審舟楫善達無虞深慰所想兼承葛布銅香模壁魯
紙諸貺感佩感佩所聞京兆公還朝斬黃官軍捷音可喜
區區孤城無援糧乏兵虛願望者皇天悔禍耳先大夫甚
銘率爾呈醜軍務輟轉殊無清况幸剛削之

余忠宣集卷五

余忠宣集卷六

雜著

題宋願主簿論明黨書後

先王之時上與下同患故國家之政人人得而言之召康
公所謂士獻詩史獻典警獻書百工課庶人傳語近臣書
規親戚補察故凡事之得失政之利害國之治亂上無不
有以全知而慎脩之而至於無敗蓋天下之勢如操舟舵
師失利豈特棹夫之患哉而凡同舟之人患也故有憂天
下之心者無不有以盡其言不盡其言者是不憂天下者
也有憂天下之心者由有以知其得失利害治亂之故不

憂天下者是知所以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也夫天下之大患在於人之不得言而得言者不以言與雖言之而不用其情甚者至以為俗雖有憂天下之心之人而不知天下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亦不敢言而國遂以亂亡如秦季世蓋可監已而世主終不以為戒何哉三代而下若宋之一代人心世道猶有近古內而宰執侍從臺諫有奏疏鄉監以下不得日奉朝請則有論對朝臣上殿則有奏劄皆與天子酬酢於殿陛之間如家人父子之相與外而監司郡守凡所職事皆得以疏聞天子親御筆劄以報之日有書至萬言者若事大體重言者不以言則大學京學

諸生與凡常布之士皆得詣闕上書言之至其晚年權臣執命士益探謁鋒刃鋸而論事不可壅遏其下與上同患如此故能外捍強國內脩民事傳緒三百餘年而後亡雖先王之世人心之微亦何以過此也予昔與圭齋諸先輩脩宋史嘗愛德祐時有蕭規者前論丁大全黔面貶嶺南既赦還又與京學生業李論賈似道又再貶似道罷陳宜中當國得諫還學猶伏闕論事奇氣標標如平時宋亡我世祖皇帝遣大臣物色當時言者得葉李用以為執政而魏禡不見蓋當時率諸生論賈者規也李特因以成事者耳惟李應時掩以為名而規遂不見知於世歟於是特

燒已老死或伏溺而不出耶子屢欲傳其人於史以不能
評而止至今惜之永嘉顧仲明謁選來京師示余以今大
宗伯達公所書其先世主簿君與肅侍郎論朋黨書言論
慷慨而激烈時秦檜柄國方以威權鈐制天下士大夫罹
其禍者甚衆而君言若此此予之所素歎以為人心世道
之燬者故為之書達公昔予局之監也其為之書亦必重
歎於斯焉

題孟天暉擬古文後

秦燔燒詩書百家之言漢興稍掇拾之諸子後出然頗襍
以依倣之說如國策諸篇多蒯徹之流所撰甚至竊取他
書以足之如先秦者豈盡短長之舊哉孟君天暉莫模倣
先秦文章多能似之其讀國策當能辨之知予言為不妄
也

跋揭侍講遺墨後

豫章揭先生好稱獎後學人有片善即誇道之不去口况
於通家之好故人之子有可誇道者耶故世稱先生為忠
厚先生而子泌亦克樹立世其文行此忠厚之報書曰人
之有善若已有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信哉彼媚疾者聞
先生之風亦可媿矣

題徐賴詩集後

徐君叔良來京師與予同寢處凡兩載羹藜飯糗之餘相
與論古今入詩皆有造詣尤長於五言其精麗有謝宣城
步驟平淡間適不減孟浩然叔良年甚少將來何可量耶
余嘗論學詩如鍊丹砂非有仙風道骨者不能有所成也
叔良殆有仙風道骨者耶且晚余將有越中之行與叔良
同處不知又在何日臨別殊難為情獨此尤不欲舍吾叔
良也叔良勉旃他日聞大江之南有謝宣城者必吾叔良
也此亦足以名世豈待區區外物哉

御書贊

今上皇帝潛邸廣西時書方谷字賜臣毛遇順謹贊曰皇
德淵醜泊如大虛海上浴日惟書為娛穰穰玄雲垂若脯
素神馬登河驚鸞游霧臣頓露賜今益造玄雲漢在止胡
不寶焉

潛嶽禱雨文

具官余闕謹告於南嶽潛山之神曰凡列於天地之間者
更食君祿必治其爭訟神享君祀以禦其災患無非事者
也自盜之興同安之民農失其耕工失其業商失其資吾
吏日夜孜孜以圖利之安集之以思報君食然自去歲以
來田禾屢旱雨澤不時百姓饑死此則非吏之所能為而
神之責也夫所謂神者以其聰明正直而能福善禍淫者

也昔者凶盜燔爾宮廟竭爾祭盛而吾民紆患迪義以臻
咸之而神乃禍民而弗禍盜所謂福善禍淫者安在吏或
不職以干天和神乃降灾於民而弗降灾於吏所謂聰明
正直者安在夫群神雖舉各有攸職能與雲致雨者惟山
川之神耳爾神受命作嶽司命之寄在東北西三神之上
又吾同安封內之神也水旱之責不於爾而奚歸今白露
將迄雖雨無及茲與神期三日大雨田禾熟成將率吾民
脩爾宮廟奉爾祭祀不然將與民圖變置汝其無悔

勉勵葉縣尹手批名伯顏

告青田縣尹葉承事聖天子憂憫黎元而承宣者不能道
揚德意反以厲民君蒞邑之初即有政平訟理之譽若漢
黃霸魯恭皆可師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尚宜益
脩美政以追配於前人固不偉歎公堂酒二尊專人奉勞

四海祝文

維允為澤奠位宅西翕翰陰暈蕩泊金天我有駿命登歲
茲蒞祀事惟常於皇無替

后土祝文

媪靈旁魄合德於天食於汾睢為古方澤有嚴母事殷薦
齋明斬我巫生永沐光化

西嶽祝文

節彼靈嶽荒於華陽二儀鍾秀三條分方興雲祈祈嘉祉
耿耿以報以靈神休惟永

河瀆祝文

水伯之德稱自前古肆予寧神罔有弗至粹廟伊嘉况載
薦嘗閱茲康人以翕暴橫

江瀆祝文

水德之靈神寔位長鴻紀六州澤施二壤稔稔允殖飛潛
資養我報以祀神哉昭享

中鎮祝文

岩岩大嶽為望於奧宣德稟神作鎮中土唯中是建四方

之極神祐我民列嶽所賦

西鎮祝文

天作高山典司雲雨作福於下秩配君公有嚴崇鎮奠
陵下惠於西土民人所薦

湖廣省正旦賀表

二儀啓曆申逢首祚之期四海登圖誕際朝元之會普天
均慶庶物皆春中賀運撫休嘉功深對育與民同始領解
網之寬條屬吏在延布畫衣之新憲光輝綽興益固皇基
臣等猥以凡庸叨陪亮采身江湖而心魏闕遙陳青陽之
詞內君子而外小人願介泰來之祉

正旦賀箋

伏以青陽煥景丕陳元會之儀彤史表年申告履端之慶
和薰率土喜洽岩宸合德無疆徽音志腹六宮進御人汪
穆木之恩九廟承嘗時謹采繁之事及臨蒼律益介鴻禧
臣等遠任旬宣阻趨朝覲椒盤獻頌仰瞻玄武之元柱殿
迎春早應高禱之瑞

聖等賀表

伏以華渚效祥光臨首夏大廷行慶忻對上儀凡四表之
尊親同一心而舞蹈功超振古仁洽含生竭智附賢特
重銓衡之選輕徭薄賦屢頒綸綍之恩德與氣游壽宜川
至臣等旬宣江漢企望蓬萊承露絲囊近獻無疆之頌齊
天寶命頭符有道之長

書合魯易之作賴川老翁詩後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饑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嘗議
鬻爵以振之江淮富民應命者甚衆凡得鈔十餘萬錠粟
稱是會夏小稔賑事遂已然民懼此大困田萊盡荒蒿藜
沒人狐兔之跡滿道時予為御史行河南北請以富民所
入錢粟貸民具牛種以耕豐年則收其本不報覽易之之
詩追憶往事為之測然

濟川字說

濟川者然寧張子瑞之號也子瑞世以活人為功聞於時
其艱於衛生若川險者咸以舟楫濟之乙未春避地來歸
袖卷求子字并託子方欲濟時艱得其人亦可尚已而言
曰濟川者司命之謂也惟命弗罹於險弗嬰於疾界終其
天者為正嬰於疾罹於險迺戕其生為夭夭也者靡有司
之者也嗚呼惟天生民有欲汲汲於名孜孜於利蛟龍鼉
鼉之淵風濤險濤之所阻車馬限往來罔知禍厲者唯病
大涉情蕩於中氣戾於外膏肓蠱瘵之府疲癯殘疾之基
賊脉理伐壽齡罔重攝養者唯病夫身此醫藥之利於人
猶舟楫之利於天下二者固相若已雖然匡君正國燮陰
陽以利天下其道其術亦不外於是說俞曰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此子瑞之志也此其所以為號也此濟川字之
說也

贊晦

父前子後大帶長裾人仰其名家誦其書盛哉若人是謂
用譽

題求明智覺壽禪師唯心訣後

求明壽禪師平生著述甚多唯心訣者其猶般若之心經
也孫城祐上人頃作觀心堂於廣福寺及見西菴遂公明
教臺得是編即以衣資刻之甫畢工屬余歸自范陽請題

其後心者萬化之原也迷則愚悟則聖存則治亡則亂易
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正指是言也是編於心之細
無不燭體用無不該三歲十二部精要之言無不在是先
民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又永明著書立言之心也元統
甲戌五月題

題黃氏貞節集

皇元至正十二年余闕奉旨出守安慶時邊警事嚴日尋
平戊憫憫無須更得憶懷思越六年丁酉撫金谿吳級以書
抵轅門請題其母黃氏貞節集併錄其所撰祭夫文及訓

子詩三十韻讀之辭義嚴正風節凜凜令人增氣槩所恨
行伍中筆硯廢置久安得從容諸先輩翰墨之後思發其
幽潛乎然闕也方以忠君為務而級也拳拳以孝母為念
聲相應而氣相求是可無一言以慰人子顯親之心耶及
觀黃氏年十九嬪於吳會未幾而夫死涕泣誓不更嫁破
衣弊屣身操井臼賣簪珥以養舅姑之喪日訓二子以學
夜分乃寐男長以室女長以家閨門肅雍動止無纖毫愧
慊淑德著於鄉閭令名達於朝省足以表儀於當世矣若
古之衛共姜曹大家班班經史者不是過也其同郡翰林
吳公奎章虞公皆有叙述同里危素叙其詩曰世之人不

能天其天而有愧於黃氏者多矣嗚呼我國家以仁義肇
基刑土乾端坤倪靡不臣服列聖相承風教宏遠宜可以
登三邁五超越乎漢唐矣胡何自兵興以來州縣披靡能
卓然以正道自立者僅不一二見其餘賣降恐後不啻犬
豕昂昂丈夫真無女婦之識良可悲哉且天下有可為之
機而無敢為之士民情有向善之意而無激善之才遂使
淳良化為梟惡骨肉轉為仇讐歟潰奔離益相戕賊聞黃
氏操行如此彼獨何心朝廷百年休養之恩寧不辜矣此
予讀黃氏詩文益有感焉宜夫德人鉅卿味贊不已盛朝
所以旌其門復其家昭名於史冊者豈偶然哉予又聞黃
氏之子級以一介貧賤奮不顧身集鄉丁禦強暴里閭得
全非其母訓之素能若是耶是皆可書淮南行省叅政西
夏余闕識

染習寓語為蘇友作

人若近賢良喻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
近邪友喻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

結交警語

君子相親如蘭將春無天色之媚目有清香之襲人小
人相親如桃將春有天色之媚目無幽香之襲人

余忠宣集卷六

刻余忠宣公文集後跋

嘉靖癸丑秋盜起河南陳潁間進逼雅

陽地連廬州唇齒相搖太守省吾雷公

簡兵緝民指畫調度咸有方畧盜知有

備竟不敢犯廬還走河南會

大司空默泉吳公督撫淮南出師擊敗

之遂以無事方賊熾時謨為廬推官與

貳守同年李兄乾齋共選武卒較民共
為城守計公手書勉勞之曰斯同心共
濟時也賊既平公語謨曰昔宸濠犯安
慶不克巡撫李公謂忠宣公默相有力
焉公合肥產也以死守安慶事在二百
年前其遺忠餘烈猶不忘於安慶之民
况合肥哉方賊震動兩河以搖江北勢
若風雨之驟至廬以孤城奪賊氣而卒
殲之此非偶然者予與若輩何可忘忠
宣公且忠宣遺文實在安慶而合肥獨
無茲典曠缺非所以示郡之人士而教
忠義於無窮盍梓之未幾予別去之京
師明年甲寅予有母憂而公千里遣人
告以刻成又明年乙卯乃敢述公所以

刻斯集之意以報公云公心事如青天
白日其恩澤在廬之民最深且久屹然
為江淮保障天下有大事可屬托公匪
徒無愧於忠宣後之覽者不愧於公刻
斯文之意則於世道臣道抑亦有補焉
耳矣

廬陵蒙山人陳嘉謨謹跋

跋忠宣文集後

元季死節之臣若余忠宣公其最章徹
者也舊有文集若干卷刻于安慶以公
死安慶故紀勒獨詳廬陽為公故鄉雖
代隆俎豆而是集失傳久矣夫浩然之
氣大虛無形天地之根也其在於人即
其所粹然與禽獸異者蔚而為文章可

以鳴金石抗而為節義可以干霜日清
夷則垂紳雍穆板蕩則靖獻匪躬其極
一也公之直節大義與日月爭光其文
足以澤道德繫世教視曳玉叢貝燭火
同盡模狀風雲雕刻綺麗者不啻涇渭
黑白豈計廬之傳不傳耶余獨病其文
獻無徵不足以示邦之子弟因命合肥
洪教諭大濱校而梓之庶幾得以誦讀
而興起焉昔魏徵願為良臣無為忠臣
學者生昇平之世誦法孔孟苟能知所
有事省求剛大激昂青雲康濟熙皞斯
固求仁得仁善養浩然公之充塞天地
之學而刻者之意也

嘉靖三十三年季冬朔日豐城雷達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